

答道：

「我祇聽說康祖詒想做教主，倒不會聽說他要當皇帝。不過，依我看來，一個人有帝王思想，倒還不足為異。如欲想做教主，那就未免想入非非了。」

梁鼎芬食古不化，一向以大清帝國的忠臣自居。一聽章太炎這話，不禁驚駭萬分，他頓時臉色一變，一本正經的說：

「我們食毛踐土，二百餘年。自當永戴皇清，効忠朝廷，你怎說出這種狂妄的話來！」
「道不同，不相與謀」，當時章太炎話不投



章太炎時期的日本旅遊

機半句多，僅祇是付之一笑而已。然而，梁鼎芬却不肯放過這個打擊章太炎的好機會。他馬上就去求見張之洞，打個小報告，告訴張之洞說：
「章炳麟心術不正，時刻都有欺君犯上的言論，斷乎不能重用。」

縱使張之洞極其愛重章太炎，可是，梁鼎芬給章太炎加上的這一頂帽子，却是太重太大，他不敢再袒護章太炎了。祇好請章太炎的好朋友夏曾佑、錢恂，暗中知會，請章太炎自己辭職離鄂。然後，他又送了章太炎五百兩銀子的程儀，聊表歉意。

章太炎自

武昌鏖羽而歸，迨返上海。

正好趕上梁啟超攪奪時務報的那一幕。梁

啟超想從時務報的創辦人汪康年的手中，接管時務報，作為保皇黨的言論機關。汪

康年為維護己身的權益，迫於無奈，只好將時務報改組為昌言報，以示新改組的昌

言報和梁啟超毫不相干。當汪康年獲悉章太炎回到上海來了，他立刻便聘請章太炎為昌言報主筆。當年的時務報以一章一梁為兩大柱石，往後的昌言報則由章太炎獨挑大樑，主持筆政。有以抵制梁啟超的喧賓奪主，鳩巢鵲佔。

台灣的第一家報館

梁啟超眼見汪康年的改組報館，請來章太炎，使昌言報的聲勢不然一振，他自己便佔陰謀就此全盤瓦解，私衷自是不甘。因此他便在乃師康有為的跟前下功夫，企圖透過康有為，利用光緒皇帝的壓力，再將昌言報強搶過來。康有為接受梁啟超的意見，便懇請光緒派他本人到上海去「督辦官報」，打算假借這個名義，強行奪取昌言報的管理權。

然而，「人有千算，天有一除」。汪康年的昌言報情勢方正岌岌可危，康有為已在離京南下，準備規收，轟地霹靂一聲，戊戌政變。慈禧三度垂簾，囚光緒，捕康梁，黨獄大起。康有為、梁啟超師徒二人因英、日兩國的出面保護，輾轉逃抵香港和日本。慈禧猶在下詔，凡曾在上海時務報主持過筆政的，一概都在通緝之列。這一下，連章太炎也「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連他都

在上海存身不住了。
風聲日緊，四顧茫茫，章太炎究該逃到那裏去呢？當年，日本人對章太炎的學術文章非常敬重，他在上海也曾交了些日本朋友。其中有一位日本學者館森雄，正在台灣總督府担任學務官（相當於現今的教育廳長），還有一位日本詩人山

根虎雄，也在台灣任記者。於是章太炎便帶着他的元配夫人，離滬入台，找他的兩位日本朋友去。

章太炎抵台之初，住在山根虎雄的家裏，山根虎雄不但是日本的名詩人，而且還是京都大學教授，當年的名記者。他到台灣，是受到台灣日日新報社長守屋善兵衛，和副社長村田誠治（後為偽滿洲日報社社長）的敦聘，在日日新報任職。

中國名筆、國學大師章太炎抵台，在當年的台灣文壇、政壇、新聞界，當然會引起一陣轟動。於是在不久以後，便由日本總督府的民政長官（相當於今之民政廳長）後藤新平出面，聘請他為日日新聞報社漢文記者。

日日新報聘請章太炎為記者，為什麼要由總督府的民政長官出面呢？一方面固然是日方表示對章太炎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日日新報確曾具有日據當局的背景，它是由官方暗中斥資創辦的。

日日新報是當年的台灣第一大報。台灣的第一家報館是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六月十七日所創刊的台灣新報。台灣新報問世之日，很巧合的正值日軍佔據台灣一週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海相西鄉從道相率訪台。台灣新報的老闆是日本大阪警務部部長山下秀實，他是攻佔台灣的日軍統帥，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大將的上薩同鄉。因此，台灣新報創刊是在樺山辭職的半個月以前。由於印刷器材和編採人員的嚴重匱乏，祇能不定期的出報，每週發行一兩次，六月二日

，第二任台灣總督桂太郎到任，桂太郎時任中將，是日本長藩系統的一員，和樺山資紀、山下秀實派系不同。山下秀實以田川大吉郎為台灣新報主筆。但是，桂太郎却在七月八日，該報出到第三號時，便下令以台灣新報作為台灣總督府公報，由總督府發給津貼，改為每天發行一次，內容多半是台灣總督府的各項命令、公告，言論更是桂太郎的主張，成為了桂太郎的御用宣傳機關。最高銷路僅祇四千八百一十份，台灣同胞看不慣日文，讀者僅為日本軍警和公務員。

桂太郎也祇當了四個月又十二天的台灣總督，他在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去職。繼任者是乃木希典大將。乃木又是長藩系，他也想建立自己的御用宣傳機關，以宣傳日本殖民政策和他所建立的三段警備制度。於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之下，台灣又有一份新的報紙出現了。那便是乃木同系人物川村實隆所創辦的台灣日報。台灣日報由乃木希典一手培植，聘請日本名家內湖藤南博士擔任主筆。這一份台灣日報和原有的台灣新報從此展開激烈的競爭，從事熾熱的筆戰，對於任何一則新聞，都採取截然相反的立場。這一場競爭與筆戰竟然持續了一年多，到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大將就職後為止。兩報相競白熱化時期，雙方員工在街上碰到都會打成一團。

撰文抨擊日據當局

兒玉總督就職兩個月後，鑒於台灣新報和台灣日報兄弟鬩牆，鬥得兩敗俱傷，而且甲報贊成

之事，乙報必定反對，反而使得讀者不明真象，無所適從。他表明像這樣下去對於日本統治台灣有害而無益，因此他決定出面干涉。其實這些僅祇是表面上的理由，兒玉總督的用意，仍在於他要有他自己的機關報。他資助他的同系人物守屋善兵衛，一口氣把兩家報紙買下來，然後合而為一，那便是當年台灣的唯一大報日日新報。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五月一日，由台灣新報和台灣日報合併而成的台灣日日新報，正式創刊，四個多月後，章太炎便到了台灣，膺聘為該報漢文記者，因此，我們可以說章太炎是內地人在台灣擔任記者的第一位。

祇不過，當章太炎在日日新報任職時期，却是該報困難重重，風雨飄搖的嚴重階段。由於兒玉源太郎和守屋善兵衛全都打錯了算盤，把兩家敵對已久，嫉視甚深的報紙加以合併，頭一個棘手問題，便是雙方人事的極不協調。台灣日日新報係由守屋善兵衛獨資經營，他自任社長，實際上的大老闆則是兒玉源太郎。主筆（即今之總編輯）係由曾任台灣總督府秘書課長的台灣新報社長兼主筆木下新三郎出任。除了守屋和木下，兩家舊報的員工，沒有一個人的年齡在三十歲以上。

年青氣盛，兼以積怨已深，簡直無從化解。於是，新成立的日日新報社，立刻便分為台灣新報與台灣日報兩派，雙方不但不但能盡棄前嫌，通力合作，反倒在全力傾軋，相互攻訐。鬧得那位守屋善兵衛社長頭昏腦脹，束手無策。甚至於一再，再而三的險將停刊。

守屋善兵衛收購了兩家報紙，在表面上看他業已成爲台灣第一個報業托辣斯。可是，兩家報紙的總銷數却只有四千份左右。合併以後，同一訂戶訂兩份報的，當然只能訂一份了。於是日日新報一開張，台灣報紙的銷費便直線下降，從四千銷數跌到兩千五六，能收得到報費的只有兩千左右。

銷數跌了一半，開支却增加了一倍，新創刊的日日新報，自然很難維持。更何況，當年台灣沒有造紙廠和油墨廠，所有的紙張油墨都要從日本買來，接運駁運，輾轉需時。因此印刷廠裏便不時的斷墨斷紙，使得守屋善兵衛心憂如焚，焦頭爛額。他曾一連三次下過決心，乾脆關門大吉也罷。

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日新報社長守屋善兵衛的臉色，當然是很難看的了。

但是在此時期任職於日日新聞報的章太炎，却仍還是我行我素，獨往獨來，不失其革命書生本色。他根本不管日日新報是誰辦的？宗旨何在，方針爲何？一味的有感而發，寫他自己所要寫的文章。台灣原是中國的領土，但却被日本強佔。章太炎雖然住在日本統治之下的台灣，任職於日人所經營的報館，但是他却無法按捺下他心胸中的憤恨與憤懣，他不時撰文抨擊日據當局，指責他們擅作威福，奴役同胞。章太炎義正詞嚴，筆挾風雷，贏得全台同胞的大聲喝采。可是却使日日新報社長守屋善兵衛一再受到日據當局的究詰與責難，使守屋善兵衛和主筆木下新三郎尷尬萬分，無以肆應。連出面教聘章太炎的台灣民政

長官後藤新平，都迫不得已的召見守屋和木下，告誡他們說道：

「太炎的文章，你們要多加注意，不可拿到稿子就發排。登出來以後，讓讀者笑話。」

像這樣的當面警告，已經是很嚴重的了。因此，當守屋和木下雙雙回到報館，這兩個日本人都是怒不可遏。於是守屋善兵衛首先發難，他一回回到日日新聞社長室，便按鈴喊工友，叫他到編輯局（部）去，看看章太炎先生在不在？

不一會兒，工友回答：「章先生在。」守屋略一沉吟，又傳來一名日本記者，命他到編輯局去，請章太炎到社長室來。

日本記者在編輯局找到了章太炎，告訴他說：「社長請你去。」可是章太炎聽後却紋風不動，一語不發，他取一張便條，草草的寫下如下幾句：

「何不喚守屋來？渠不知：『士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者乎？』」

中日文士受益不淺

日本記者看了，唯有苦笑。可是編輯局的工友多事，却將章太炎所寫的便條，拿去給守屋善兵衛看。守屋匆匆讀罷，怒氣冲天。他鐵青着脸，親自跑到編輯局去，找到了章太炎，大聲咆哮的說：

「你這樣傲慢無禮，尤且不通事理，不近人情，真正令人忍無可忍。是不是你不想在台灣住，無心在本報任職了！」

激怒了章太炎，他霍然起立，語驚四座的反

問守屋說：

「是又怎麼樣？」

守屋暴跳如雷，他直指着章太炎說：

「那就請你走路！」

說罷，返身就走。章太炎却還在他身後高聲的說：

「虧你還叫什麼善兵衛？你簡直是個惡兵衛！」

章太炎正在大發雷霆，惡語相向，「惡」兵衛却已走得遠了。然而，不旋踵木下主筆又來，他請一位懂上海話的記者當翻譯，故意鷄蛋裏挑骨頭，皮笑肉不笑的向章太炎道：

「章先生，我想請教你二個問題。」

章太炎餘愠未熄，兩眼一翻，冷冷的問：

「什麼問題？」

木下聳聳肩，故意提高聲浪，使辦公室裏的人全都聽到的說：

「章先生，我想請教你。你所寫的文章，是要自解自讀呢，還是給一般人共解共讀？」

章太炎心知，木下是在諷刺他所寫的文字艱

深，好用冷字僻典，一般讀者，如果不查字典辭典，不反覆玩味，一再細讀，那就很難看得懂。

所以他言下之意是在說：「你的文章是寫給讀者看，還是寫給你自己看的？」當時章太炎受了守屋的氣，忿忿不能。木下的這一問，何啻火上加油？因此，章太炎怒沖沖的，取過紙筆，在字條上寫下了他的答覆：

「世人之讀不知，知不解，我可不管。我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會尙有知之者，請勿問

！」
木下讀後，獐獍面目終於顯現，他向章太炎聲聲冷笑的道：「章先生寫的文章既然是給自已看的，那麼，報社也就用不着你了。」

報社社長和主筆，都對章太炎下了逐客令。章太炎當然不願再戀棧下去，他登時拂袖而起，傲然的說：

「你們只要對我禮貌稍衰，我自會離開。何必這麼窮凶極惡的加以驅逐呢！」

這便是書生本色，「合則留，不合則去」，沒有什麼多話好說的。當天，章太炎便離開了日日新報，回到現今的廣州街一二三號寓所。等了幾天，等到了駛往日本的輪船，他便和章夫人一船去了日本。往後，在章太炎的自訂年譜中，對於他的寓台半年，僅祇留下了如下這麼寥寥的數筆：

「台灣氣候蒸濕，少士大夫。處之半載，意興即盡。乃渡日本，遊東西二京。」



章太炎手書篆字扇面墨跡

字裏行間，分明存有相當的火氣。可見他對守屋與木下的無禮，仍然是耿耿于懷的。

章太炎誠不愧為一代大師，詩文高手，他在台灣祇住了半年，却使台灣同胞對他感到無比的親切與懷念，他留下了深鉅而久遠的影響，使許許多多台灣文化新聞界人士念念不忘。在他離開台北的前一天，曾應日日新聞報日籍記者石坂莊作之請，寫下了「清明初近風光動，萬物咸登石首來」這麼一幅篆字扇面。一直到三十八年以後，章太炎民國二十五年病逝蘇州，石坂莊作特地取出他這一幅珍藏來，交給日日新聞報製版刊登，紀念這一位為日日新報盡了半年心力的中國革命報人。

旅台半載的章太炎，平素和他交往密切的幾個朋友，大都受到他莫大的影響，例如台灣學務官館森鴻，字袖海，受了章太炎的影響，後來成為日本大文豪。台籍學人連橫，寫成了一部重要的著作：「台灣通史」。還有一位台灣人李越濤，基於章太炎的鼓勵，開始他的小說創作，在台灣日日新報中文版發表一部連載小說，描寫山地姑娘的戀愛故事。李越濤不僅成為台灣第一位小說作家，而且他寫的還是台灣第一部長篇小說，第一部以山地同胞生活為題材的文藝創作呢。

訂閱中外雜誌請撥
電話七七二四八〇

傳記精華

第一集

鈕先銘等著。定價陸拾捌元
本書精選名家鈕先銘、章君毅等傑作十二篇，篇篇引人入勝。

傳記精華

第二集

王成聖等著。定價陸拾捌元
本書精選名家王成聖、楊森等傑作拾篇二十餘萬言。

傳記精華

第三集

蔣君章等著。定價陸拾捌元
本書精選名家蔣君章、馮國璋等傑作拾篇，內容精彩，百讀不厭。

傳記精華

第四集

楊森等著。定價陸拾捌元
本書精選名家楊森、勞幹等傑作拾餘篇，內容精彩，百讀不厭。

請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立即寄書